

80年代
中国新诗
创作年度概
评

• 朱先树 著

80 NIANDAI
ZHONG GUO XINSHI
CHUANGZUO

80年代 中国新诗 创作年度概评

● 朱光伟 著

80 NIANDAI
ZHONG GUO XINSHI
CHUANGZUO
NIANDU
GAIPI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 赵国泰
封面设计 马晓光

80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年度概评

朱先树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6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79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ISBN 7—5354—0945—8

1·790 定价：4.90元

前言

八十年代是不平常的。十年中，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歌创作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也经历了大的变化，大的发展。

七十年代后期，诗歌创作从“文革”十年的文化专制下得到了解放，新诗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都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朦胧诗”的产生，使新诗创作面临许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虽然经历了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问题大讨论，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以至到八十年代中期，“新生代”诗人的出现，使整个诗坛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这中间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值得我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做专门的研究和探讨。我们也相信诗歌发展的历史，对创作的许多是非问题是自然会做出结论的。

在我们的诗歌传统中，现实主义的传统是源远而流长的，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现实状况，现实主义在和现代主义的碰撞和竞争中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从而也证明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生命力仍然是强大的。

这部书稿从1981年到1990年十年间的诗歌创作状况。

逐年做了概括的评述。其指导思想则是坚持诗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尽量做到客观和公正地反映整个创作的实际状况，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十年创作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资料。这项工作，虽然也有人零星做过，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部书稿的出版应当是有益处的。

这部书稿中对每一年的诗歌创作状况，基本上都是在每年分别写成的，时间跨度大，对创作情况的述评，难免不受当时写作的具体环境限制，加上作者本人的视见和水平有限，偏颇和不足之处是存在的。还望方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作者

1991.11—1993.5北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前言	(1)
新诗在发展中	
——1981年诗歌创作一瞥	(1)
诗，在现实的轨道上	
——1982年新诗创作巡礼	(28)
平常年景的收成	
——1983年诗歌漫评	(53)
在新的高潮到来之前	
——1984年诗坛漫笔	(80)
大趋势，仍然在前进	
——1985年诗歌创作述评	(109)
成绩·失误·反思	
——1986年诗歌创作概述	(139)
骚动之后的宁静与选择	
——1987年诗歌创作述评	(149)
在自觉的辩证中求发展	
——1988年诗歌创作述评	(175)
宁静中的回归	

——1989年诗歌创作述评 (202)
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

——1990年诗歌创作述评 (229)

附錄

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

- 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 (257)
关于所谓“朦胧诗”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 (266)

新诗在发展中——

——1981年诗歌创作一瞥

一 诗的生机

目前，诗歌创作的状况究竟怎么样？是面临危机还是充满生机？这是广大诗歌爱好者所关心的问题。

从1981年发表的诗作看，诗歌创作是大有希望的。这里有一个小材料：《上海文学》“百家诗会”1981年一年共收到6000多份稿件，从中选发了108位诗人的240多首诗。所有诗人不分“长幼尊卑”，都在“诗会”取得了平等的席位。“诗会”所发表的作品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读者中反应强烈。许多人把“诗会”上发表的诗人的诗论和作品裁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有的人没有刊物，就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还有的地方文化单位把它编印成册，作为诗歌讲习班的教材。有的中学语文教员在课堂上给学生朗读诗人的诗论和作品，同学们非常感兴趣。这都说明，诗的命运并非像有的同志所断言的已经面临危机。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今天自有它忠实的读者。

1981年的诗歌创作，首先是创作题材较之前两年扩展

了，并不是一般地赞美生活，思索人生，吟咏山河，歌唱爱情，而更多地涉及到了工业、农业、军事，以及国际交往等各个现实生活的领域。其中由于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所带来的农村经济面貌的改变，表现这一变革的农村题材的诗作显得更为广泛突出。其次，诗人与祖国、与时代结合得更紧了，因而能更自觉地去歌唱时代，表现人民，描写四化建设的丰功伟绩和人民英勇劳动的热烈场景，使诗不但注意了表现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感情，而且与普通的劳动者距离更加接近。再就是诗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事物的表面歌颂，而更注意了对人们的精神领域的深刻发掘，真实地揭示人的内心情感和心灵世界，特别注意了表现在四化建设中人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中的美好心灵。此外，由于诗人们在艺术的探索上更下功夫了，诗的艺术的色彩更加丰富，在注意思想内容更为接近人民的同时，也更注意了艺术形式的百花齐放，在艺术上的不断追求和探索，促使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可以说，1981年的诗歌创作，是在克服自己前进过程中的曲折和困难，向着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迈进的一年。

二 表现时代的情绪

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诗歌当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人民的作家和诗人，他的第一天职，就应该是认识时代，表现时代。而作为抒情文学的诗歌，更为重要的也就是把握和表现这一时代中人民的情绪。

从1981年的诗歌创作来看，可以说是无愧于时代的。

这一年是我国经历“四人帮”十年为祸之后，又经过了几年的拨乱反正、调整经济，鼓起人们为振兴中华而进入八十年代的第二年。振兴中华，首先就是要鼓起人们爱国主义的热情。我们的国家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近百年来在世界上处于经济较为落后状态的国家。建国以来，特别是十年动乱，祖国母亲的身上的确有太多的伤痛；但是作为祖国的儿女，是爱她的，无论是海外游子，还是国内十亿人民，并不是要厌弃她，而是唯愿她早日富强。如范俊德的《唱给祖国的歌》、刘祖慈的《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杨树的《我们唱着往前走》、周纲的组诗《大渡河情思》、王绶青的《呵，大地》等，都是歌唱祖国、赞美人民的好诗。而身处异乡的儿女对祖国的爱恋也是十分深切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叶嘉莹的《祖国行》，写她“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的动人情景，幽思茫茫，动人心魄。而旸旸的《异乡赏月总不圆》抒发了异乡游子对故土家乡的思念之情，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热恋，情词凄切，十分感人。作为生活在祖国怀抱中的儿女，我们的诗人向世界挺直脊梁，表达了无比自豪和骄傲的感情。郭玉山的《祖国，我没有弄脏我的名片》写一个总工程师为了便于与外商谈判，在拿到工厂给他印的名片时的激动感情：

中国，打开了保险柜般的门。

我将与世界递换名片。

——它不是一片浮云

在日照中将虚荣猎取。

它是一方砖石，
托负重望，镌刻友谊。
是一首关于灵魂的诗，
一个形象：中国的儿子！

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荣辱和祖国的荣辱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我们要尊重自己，首先就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爱护祖国的荣誉，诗人卑视那些有辱国体的劣行，所以自豪地唱道：

祖国，我没有弄脏我的名片。
没有菌污、铜锈、油垢，
也没有霉烂、折断、卷曲。
仍一片洁白，托着
你授予我的职衔
和母亲给予我的名字！
我把它连同我的设计
夹进我的履历档案里。

的确，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先进工业国比还并不算富强，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还存在消极落后的现象，但是我们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子孙，有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有志气有能力使我们的祖国振兴起来。前几年在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时候，曾出现过所谓“伤痕文学”，在诗歌中也有表现这种伤痕的，有的也因写得情真意切而催人泪下，这一类作品自有它存在的意义。但我认

为，诗还是应该给人以力量。那些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歌唱，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调。我们当然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是生活本身给予了我们这种精神力量。所以张学梦在《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欢乐》中唱道：

不是，不是没有根据的欢乐！
会中兴的，中国！会中兴的，中国！！
什么样的风暴、漩涡，湍流，
也不曾使这只古老的木船触礁沉没。
我们的活力像我们的历史一样深厚，
被痛楚反复催化的种子都可指望收获。
正是绿色的纪年、生发的时节，
祖国，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欢乐。

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胸襟广阔，格调也才能高昂。胡乔木同志是很少写诗的，在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他也情不自禁地写了《中国女排之歌》，歌赞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李瑛的《生命》和组诗《南海》都是力量、美、信念、理想、希望和生活的颂歌，而章德益的《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和杨牧的《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都是表现人生应有的无限高远的追求，读后给人以振作向上的精神动力。

诗要给人以鼓舞力量，当然并不就是要唱高调，有了坚定的信念还应有脚踏实地的实践和献身精神。正如朱红的《在惰性中起步》所描写的，我们不能像“经历七次惊怖的水手辛巴达，确认灾难的彗星已经远离，如今疲惫于远航、停于安乐”。因为这样的形象不应该是为振兴中华

而拼搏的人民大众，特别不是青年人的形象。我们应该“在惰性中起步”：

我曾是胸佩团徽的小伙，
血管里流动着液化的火！
我的理想曾经保尔·柯察金的雕琢：
甘于平凡而不甘庸碌地蹉跎。
为铸得江姐的丹心、“牛虻”的气质，
我虔诚而痛苦地洗磨
食利者沾在身上的腥浊，
并将童贞的爱，默默地许给祖国！

在诗人的笔下我们的人民是有为的，我们的青年一代是有为的，而作为人民的先进分子的共产党员更表现了他们为振兴中华献身四化的赤胆忠心。梁南的《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这样写道：

我应该是一棵树，发出春天的消息；
我应该是一丛花，芬芳中国的环境；
我甚至也是寒微的草，恳切地匍匐着，
为着抚爱我的至亲——人民和大地。

当我成熟为一粒红色的种子，信仰，
就构成我生命的属性，我生我长，
信仰把我滋润，使我终生在赶追求的目的。

我不选择轻便的熟路前进，我不！
如果我觉得我的理想属于真理，
即使踏着刀尖，我也走去。

新疆的青年诗人杨牧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上不固于云层，下不止于海底——这才是生活的全部领域；前不辱没古人，后无愧于来者——这才是当代完整的定义。”

“前进，自有广阔的天宇！奋发，才是当代的主题！”诗应该把握和表现时代和人民积极向上的情绪。在今天全国人民奋发努力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英勇斗争过程中，我们的诗正在唱出时代的强音，使人民惊醒起来，振奋起来，同心同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

三 从生活中汲取诗情

诗应该面向生活，抒人民之情，这是我们的新诗，特别是革命诗歌的宝贵传统。这一点，近两年来有的同志看来似乎已是老调，不再被重视和提起。我认为面向生活、抒人民之情，这个命题本身是不错的。我们作为人民的诗人，理所当然应该歌唱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生活。这里首先强调的是要去表现，其次是要表现好。1981年我们的诗坛在总结了前两年的创作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诗面向生活、抒人民之情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了。

诗要反映生活、抒人民之情，就是说诗人必须要在人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中去汲取诗情。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宏伟建设中，劳动人民有着无数光辉的创造，建树

了不朽的丰功伟绩，我们的诗人为此而感到骄傲自豪。如葛洲坝的建成，使诗人们曾经是那么的激动，一时间报刊上出现了无数歌颂和礼赞这一伟大创造的诗篇。其中如李加建的《葛洲坝放歌》和《葛洲坝抒怀》，就是诗人面对这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激起胸中感情的波涛，更坚定了对祖国光明未来追求的信心：

我看到，万里长江第一坝，

只不过是，脚下

通向未来的

第一个闪光的梯级。

诗人在这里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把眼前的实景和历史及未来的光明远景紧密联系起来，饱蕴激情，毫不空泛；相反，读着这样的诗句，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热血为之沸腾。

诗人要从生活中汲取诗情，必须自觉地到生活中去。为了反映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1981年《诗刊》曾经专门组织部分诗人到工业起飞的常州去体验生活，并在刊物上发表了“诗的常州”专辑。工业生产向来被人们认为是难写的题材。有人认为机器、厂房，单调重复，缺少诗情画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诗当然不是要简单复述劳动过程，而是要表现劳动者的思想感情。认为工业生产缺少诗情画意，那可能是我们的诗人对工人阶级的劳动还缺少深刻的理解。只要诗人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理解了这一切，自然会写出好诗来的。邓海南的《圆圈和三角进行

曲》就是诗人在自行车厂看到的生产劳动所引发的诗情，看到“每一个三角和两个圆圈，将配成一架现代中国人的坐骑”，由实到虚，虚实结合，发现了独特的诗意：

座垫上将坐着一个快乐的生命，
车轮将画出他生活的轨迹。
地面上的银河里，
将增加一颗丁当作响的行星；
祖国的动脉中，
将多出一个加速流动的血滴！
步行，太慢；公共车，太挤，
多少人正把自行车期冀——
这圆圈和三角的奇妙组合，
竟是如此地适合于中国的土地。

是的，中国需要现代化，但它只能是符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这首诗的意义当然并不是在说明有了自行车，我们的现代化就成功了，而在于它以一种象征手法启示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国情出发，逐渐实现我们所向往的实现四化的可行道路。另外聂鑫森的《造型》、张学梦的《工业抒情诗》、王燕生的《写给两种微生物》、王恩宇的《喜相逢》、赵丽宏的《春蚕，静静地吐丝……》等，都是这一年写工业题材较为突出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因取材角度新、构思巧，或因感情真、富有深意而为读者所称道。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农村生活自然有诗人们汲取诗情的广阔领域。有的作者创作热情极高，一年之

内仅写农村生活的诗发表量就多达一百多首。而《诗刊》发的农村诗专辑就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家乡的笑容”、“农村小景”、“献给乡村的诗”、“我的家乡，我的乡亲”等等。这样大量的创作中，自然是不乏佳作的。其中如周雨明的《重回石磨湾》、张庆明的《路，就该这样走》、杨牧的《还乡行》、何吉明的《春自农村来》、曾祥麟的《桥》、刘犁的《妈妈，请你不要再提起这件事》等，都是较好的作品。

有许多诗写农村政策落实后，农民富了，钱多了存入银行时的激动心情；写农民有了责任田的喜悦，买上了自行车、手表，甚至电视机，姑娘们也爱美穿上了花衣服等。这些诗有的写得的确也很有情趣，值得一读。但是我觉得，农村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雷霆的《贫妇》，诗中为我们塑造了这么一个生动的农村普通妇女——“贫妇”的形象，过去“她明明是活着的，每天和人家一起上工、收工”，可是人家不理会她的存在。她没有仇冤，甚至丈夫死于病饿，为了安葬，队里还出了二十块钱。“假如她没有参加‘割尾巴会’，突出政治的书记不会派人喊她。假如是她偷挖了一个红薯，维护集体的队长不会开口骂她”。谁曾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农村的贫穷妇女，在土改时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也挥着红绸扭过秧歌。当她做新媳妇的时候也曾“在门前栽下两株石榴”。可是在错误路线时期，“年年的初夏榴花似火，却不能把灰烬点燃。她是一池冻了冰的水，再也吹不起一丝波澜”。今天，“大包干”闹起来了，虽然她也并没有和别人悄悄耳语和大声欢叫，仍然是从冬到夏、从早